



2024年,在一个寒冷彻骨的冬日,99岁的老英雄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前去吊唁的人们怀着沉痛与敬仰,凝视着他身前那13枚军功章,每一枚都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,每一枚都凝聚着他的热血与忠诚。

在这众多的纪念章中,有3枚格外引人注目: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。拥有其中任何一枚,都足以成为一生的骄傲,而张老英雄却拥有3枚,且3次均亲临授奖现场,这是何等荣耀。

2019年,我有幸采访了94岁高龄的张老英雄。那时的他,声如洪钟,记忆清晰,谈起往昔的战斗经历,他都能娓娓道来。

1944年,18岁的张立忠看着日寇肆意侵害百姓,心中充满了愤怒与不甘。他毅然参军,加入祁县独立营。

入伍后他一边刻苦训练,一边积极参加割电线、截火车等敌后斗争。当年夏天,他们第一次执行夜间割电线任务,地点在南风沟口,刚刚断电线就被敌人发现,关键时刻,班长罗奴蛋带领大家从一条隐蔽的小路成功撤离。这次行动不仅顺利完成任

务,张立忠所在的连队毫不畏惧,居高临下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战斗持续了半个小时,他们利用地形,英勇作战,消灭了好几名日军。连长不幸受伤,为了避免损失,他们迅速撤离到后山。

1944年秋天的一天,他们连奉命前往太谷支援。刚走到祁县与太谷交界的坳坡村,就得到消息:太谷方向有13个鬼子朝坳坡走来。连长当机立断,将任务交给了张立忠所在的3排,3排下设的7班是机枪班,8班为主力班,9班则是被称为“娃娃班”的年轻战士。坳坡的地形呈梯田状,西侧是一条深沟。7班的机枪居高临下,压制着敌人的火力;8班迅速绕到下面,堵住了鬼子的后路;9班则从东侧发起攻击,形成了三面围攻之势。战斗打响,半个小时过去了,双方势均力敌。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,为了避免误伤自己,已不能继续射击。此时,冲锋号响起,战士们迅速亮出刺刀,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人。他们两人一组,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。张立忠身高1.75米,又有着赶车练就的一身力气,在拼刺中占据了优势。他一个突刺,便扎在了一名日军的胸脯上,那鬼子还想挣扎,另一名战士从背后补上一刺,日军当场毙命。张立忠扭头又发现旁边一名日军正与战友拼杀,他毫不犹豫地

从侧面刺去,又消灭了一个鬼子。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,在全排未伤一人的情况下,将13名日军全部歼灭。这场短兵相接的胜利,让3排的战士们兴奋不已,他们欢呼雀跃,甚至就地打滚,庆祝着这来之不易的胜利。

在解放战争中,张立忠从班长升为连长,身经百战,在解放晋中、临汾和太原的战斗中屡屡建功。在抗美援朝期间他被安排到军部警卫营,负责军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。

1956年9月,张立忠从朝鲜回国后,担任海军高炮营营长。1964年,他转业回到老家祁县,继续为党和人民服务,直至1989年离休。

采访时,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轻轻摸了摸他受伤的手腕,他却呵呵一笑,轻松地说道:“这个手腕是摸不着脉动的,血管70年前就结扎了,现在全靠微循环滋养着这只手。”那笑容中,没有一丝哀怨,只有对过往经历的淡然与豁达。

2023年夏,我再次拜访已经98岁高龄的老英雄,他精神矍铄,目光如炬。我将他讲述战斗的场面拍摄下来,制作成短视频分享在社交平台,短短3天浏览量竟突破10万次。

这,就是英雄精神的力量。它跨越时空,直抵人心。愿这种英雄精神,永远在华夏大地上薪火相传,生生不息。



李敏丽

卡片塞进侧兜,忽然觉得这方方正正的箱子,要装下他四年的日常,得慢慢填才妥帖。

从这周一开始,每天下班回家,我都要对着清单收拾一点。先理衣物,厦门的夏天长,我从衣柜里翻出刚买的四件纯棉短袖——浅白、淡蓝、浅灰,都是他穿惯的素净颜色。折叠时特意把领口抻平,袖口对齐,就像他高三每天早上出门前,我帮他整理校服那样。新牛仔褲选了两条直筒款,他说“上课穿舒服”。我又额外加了条卡其色休闲短裤,想着周末他去沙滩散步时可以穿,风一吹凉多自在。

昨天特意抽了半天空,去家纺店挑被子。厦门靠海,冬天湿冷没暖气,我摸了七八床被子,才选中一床轻盈的羽绒被,蓬松度刚好,盖着不压身。店员说“这个面料抗皱,机洗也不怕”,我立刻让她包起来,回家就搭在阳台晒——正午的阳光晒得被子暖融融的。

日用品都是按他的习惯新挑的。牙刷是软毛的,是他从小用的一个牌子;牙膏要薄荷味,他说“清晨刷完牙清醒,听课不犯困”;毛巾选了两条浅灰色的,吸汗耐脏,还印着小小的篮球图案,他看到时眼睛亮了亮:“妈,这个我喜欢。”最用心的是那套餐具,我在超市挑了好久,选了个带盖子的不



韩莹

父亲总说,舅舅家的书房是座无形的碑,刻着比文字更重的东西。舅舅曾在市政协任职,他走后,我们在他的遗嘱里看到一条特别嘱咐:不举办告别仪式,把节省下来的费用捐给乡村学校。舅妈在整理舅舅的遗物时,只对我们说:“把他书房里的字幅取下来,挂到孩子们的办公室去。”

舅舅书房那幅“心不动于微利之诱”的书法,是他和舅妈结婚30周年时共同书写的。他们的书法家朋友见了,笑着说:“这字里的定力,能经得住日子里的各种考验。”

有一年旧城改造,有商户想调整沿街商铺的规划红线。舅舅知道这件事后,当晚就把在城建部门任职的二表哥叫到书房,指着城建规划图上的红线:“记着你肩上的责任。这线连着大家的期待,你动一分,心里的准星就偏一寸。”

舅妈在市教育局工作的15年里,办公室抽屉里始终锁着两个本子:一本记着全市学校危房改造的进度,另一本是她的“婉拒记录”。有次一所民办学校想申请成为普惠性幼儿园,负责人托人送来一块和田玉,舅妈当即把玉交给了单位相关部门,还在工作会议上说:“评估标准都在官网上公示着,谁符合条件就给谁批,不用拿这些东西来让我为难。”后来那所学校通过正规评审达到了标准,负责人在授牌仪式上坦言:“这次让我明白,按规矩办事比讲人情更踏实。”

二表哥在任时,经手的项目从大桥新建到老旧小区改造,从没让亲戚、家人得到半点特殊照顾。那年有位表亲选新房,想让他“帮忙”选个低楼层,二表哥直接把拆迁安置政策文件复印过去:“3楼以下是留给70岁以上老人的,这是定好的规矩。”后来那位表亲按序号选到了6楼,表哥周末特意带着工具去给他们装扶手,笑着说:“这种体力活我能帮,别的忙实在没法应。”

大表哥在规划部门工作时,舅妈把自己的“婉拒记录”交给了他:“这不是简单的记账本,是心里的一杆秤。”有次一个文旅项目想调整建筑高度,投资方是表哥的大学同学,这位旧日同窗还带着当年与大表哥的合影来商谈。大表哥翻开城市总体规划图:“你看,这条高度限制是为了保护古城的整体风貌,我要是改了,就是丢了咱老祖宗留下的念想。”大表哥同学最后按规定修改了方案,项目建成后成了热门打卡地,他特意给表哥发信息:“还是你考虑得长远。”

最让人动容的是舅舅退休后的坚持。她关注学校是否有不合理收费、违规补课的情况。有次了解到一所中学有老师私下办补习班,她二话不说把情况反映给了教育局,最终让那位老师退还了所有费用。舅舅的工作手册里,夹着一张2010年的超市小票,上面记着两箱牛奶,一袋水果,总共186元。旁边写着一行字:“张老师(表姐孩子的班主任)来访,回赠礼物,等价往来,不欠人情。”而舅舅留下的教案本里,有一页写着:“做教育的人要先守好自己的准则,做事

讲原则的人要先管好自己,这是咱家过日子的第一条规矩。”

前些年,表姐表哥们相继退休,家庭聚会上,表哥笑着说:“每次想松松劲,就想起我爸在书房练字的樣子,每一笔都像在提醒‘别走偏了’。”

今年父亲满80岁,生日那天,他给我们小辈讲了件往事。上世纪90年代,父亲在县政法部门工作,舅妈在市教育局工作,两人曾一起参加过省里组织的作风建设培训。有次讨论“怎么把家里的风气管好”,舅妈说:“就像给花浇水,不能等蔫了才管,得天天留心,看见黄叶就及时掐掉。”这话如今成了我们家族的“持家老话”。

书房里的字幅早已挂进了表哥表姐的办公室,他们退休后也未曾摘下。现在办公室的使用者们说,每次加班到深夜,看一眼那行字,就像有双眼睛在提醒自己。或许,这就是清廉家风最坚韧的生命力——它不在响亮的口号里,而在舅舅退回去的各种“心意”里,在舅妈锁着的记录本中,最终变成了家族血脉里的标尺,让每个后人都清楚:什么能做,什么不能做;什么该守,什么不能丢。

表姐去年整理旧物,找出舅舅写的最后一首诗,其中两句被她用红笔圈了出来:“身上的职责终有卸下时,干净的风气能传百代春。”如今这两句诗,已经成为我们家下一代工作的准绳——清白家风要代代传。

夏日一到,刺梅花便又开了。恍惚间总能想起姥姥家大院门口那株——彼时刚及我肩头的刺梅树,像个沉默的老伙计,守着巷子深处的“仓街5号”。那用繁体字写就的门牌号,刻着旧时代的温厚,一想起,关于那里的记忆就鲜活起来。

沿着狭长的巷子七拐八绕,远远望见那株刺梅,就知道“到家了”。我总记母亲的脚步快些,一头扎进院子就喊:“姥爷,姥娘……”“哎,都回来了!”没过几天,远房舅舅一家也会赶来,原本就飘着烟火气的大院,瞬间被亲人的笑声填满。院里的庄稼水灵旺实,院门口的刺梅更是开得热烈,一朵挨着一朵,把喜悦都绽在花瓣上。

这时节,便是我们小孩子的快乐时光。我们总抢着“做好事”:凑在一起帮姥娘担水,跟着去集市卖菜,晚上挤在一张床上抢被子——闹哄哄的模样,倒和那挨挨挤挤的刺梅花有几分像,不管天阴下雨还是艳阳高照,都透着股不管不顾的鲜活劲儿。

上小学时,我天生是干性皮肤,一到冬天手背就被磨得厉害,裂出细细的口子。母亲会买“友谊牌”雪花膏,涂完了拉着我的手在火炉边烤,暖意裹着奶香,慢慢渗进皮肤里。但姥姥还有个更特别的法子,每到寒假回姥娘家,我就趴在刺梅树下捡雀儿粪。

起初我不懂这东西有啥用,只乖乖照着姥姥的吩咐,把雀儿粪加水稀释,像用胰子似的搓洗手背。没想到洗完,手背竟真的润了许多,不似之前那般干硬。于是整个冬天,我总蹲在刺梅树下捡雀儿粪,反复洗了一次又一次。手上总带着股淡淡的鸟粪味儿,可我一点也不觉得臭——毕竟是它,治好了我年年犯的手皴。后来回到厂里,再也没人叫我“果丹皮”(许是之前手干得像皱巴巴的果皮),我把这个小秘密藏在心里,像揣着块宝贝,日子都过得甜滋滋的。

那时总觉得,姥姥家的大院到处是宝。连麻雀都爱往这儿飞,我们从舍不得撵走它们:搬个小马扎坐在房檐下,托着下巴看晒在院里的谷子被雀儿衔走;有时见麻雀在房檐下抢燕子的窝,叽叽喳喳吵个不停;若赶上锁上有消息,房檐下的乡村大喇叭还会“哇哇”响起:“喂,喂……”的声响混着鸟叫,整个大院像炒开了豌豆,噼里啪啦的,满是热闹的烟火气。

后来在龙潭公园,我也曾见过一株刺梅,开着黄色的花——和姥娘家那株粉色的不一样,却同样带着淡雅的香。我特意在花前留了影,看着照片里的花,忽然就想起了姥娘家的大院。

如今再想起这些往事,总忍不住泪如雨下。我们再也回不去那样的时光,再也找不回那样自由的心灵。那些鲜活的日子,像被定格在“仓街5号”的大院里,又像童年吃到的珍稀糖果,舍不得大口咀嚼,连糖纸都想小心翼翼收好,半点不愿舍弃。

曾谈阳明先生的话:“你未见此花时,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;你来看此花时,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,便知此花不在心外。”深以为然。无论再过多少年,我依然会想起那株刺梅——花开时无限烂漫,香气漫过整个大院;也依然会想起那个冬天,蹲在刺梅树下捡雀儿粪的自己。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,从来都不在心外。

锈钢饭盒,配着浅蓝的筷子和勺子——食堂人多,他要是想在宿舍泡碗面,也能有干净的餐具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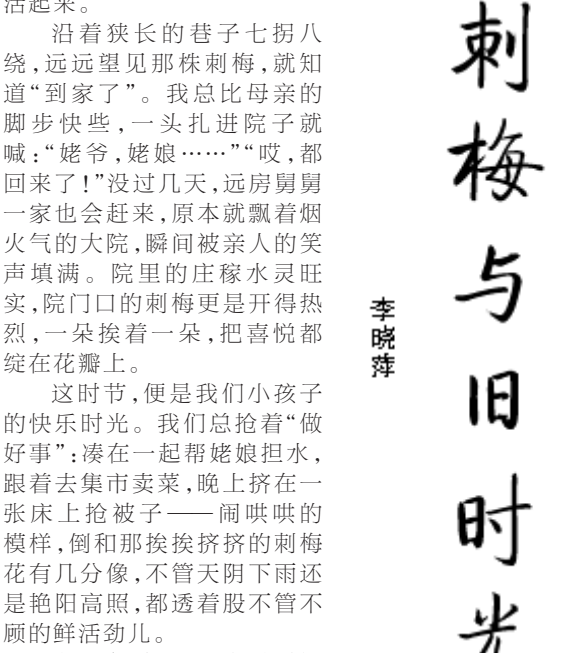
孩子的证件我整理得格外小心。录取通知书、身份证、银行卡,我一一放进新的透明文件袋,又在袋口贴了张浅黄便签,写着“重要证件,单独放书包侧兜”。忽然想起高考前,我也是这样把准考证放进文件袋,反复叮嘱他别折角,他还是笑着说:“妈,我都18岁了,能记牢。”可在我眼里,他还是那个出门会忘带钥匙的孩子。

昨晚收拾到一半,儿子从房间里抱出个新书包:“妈,这个装书正好。”这是他前几天自己买的深灰色帆布款,侧面有个小兜能放水杯。我把刚买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和他的几本专业基础书放进去,又塞进一本新笔记本。

现在儿子的行李箱还没装满,我每天都会打开看看,总觉得还能再添点什么。昨天看到他爱吃的牛肉干打折,立刻买了两袋,藏在衣柜最上层——等出发前再放进箱子,给他个小惊喜。今早又翻出清单,在“常用药”那栏加了“感冒药”“创可贴”,甚至连他小时候用惯的薄荷膏都记上了——海边蚊子多,这个能驱蚊,也能缓解皮肤痒。

离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,我坐在地板上,看着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新东西,忽然觉得这不是普通的行李,是我拆不开的牵挂:怕他冷的被子、怕他忘事的便签……全塞进了这个崭新的箱子里。

儿子总说“妈,别太操心”,可我总是忍不住想:等他到了厦门,打开行李箱时,会不会知道,每一件新东西里,都装着我盼他安好的心意?这半个月的等待,不是在收拾行李,是在把“放心”一点一点叠进去,好让他带着满箱的温暖去远方,哪怕遇到点小麻烦,也能想起家里的牵挂,想起妈妈永远在他身后。



李晓萍